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1:2(2008),311-331

## 試釋《禮記·月令篇》的「鷹化爲鳩」\*

韓學宏\*\*

### 摘 要

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早期理論中，就出現了有關紅尾鳩在冬天會轉變爲歐亞鳩的說法，中國古籍《禮記·月令篇》也記載：「仲春之月，鷹化爲鳩。」可見典籍記載著古代有關鳥類身形會變化的現象。本文即以現代鳥類學的觀點來詮釋《禮記·月令篇》有關禽鳥變化的種種說法，結果作者發現這種「鷹化爲鳩」的現象，其實是古人觀察鳥類遷徙時所記載的拙樸看法。

**關鍵詞：**禮記、月令、鳥類遷徙、鳥化爲鳥、鷹化爲鳩

---

\* 本文曾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友會研討會(2006)宣讀。

\*\* 作者爲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E-mail: Hon15@mail.cgu.edu.tw。

## 1. 前言

《禮記·月令》是一篇記述四時節候的文章，是古時候君王定期會行禮頒佈的條文，成為歷來《禮記》一書中與〈大學〉、〈中庸〉等篇同樣被廣泛研究的文字。王夢鷗先生云：「綜觀〈月令〉所連載各種材料，可大別為自然現象與行政綱領二大端，前者屬「天」，後者屬「人」，「承天治人」，乃其基本觀念。」<sup>1</sup>所以為歷來君王、士人所傳誦不絕。周何先生《禮學概論》指出：「〈月令〉記述一年十二月中，自然氣候的變化特徵，以及每月之內適應氣候變化，設計安排所應該做的各種事務。」<sup>2</sup>所以「鷹化為鳩」的基調也是不會逸出這樣的氣候變化下自然界中的鳥類現象。

在論述主題之初，我們先談談古籍當中的「鷹」，拙文《中國古代的猛禽》，歸納出古代猛禽的異稱有「鷲鳥、鷂、鷹、鳩、隼、鷓、鳧、祭鳥、征鳥」等，並分為日行性與夜行性猛禽，因此，古代的鷹涵蓋了現今的隼形目中的隼科與鷹科猛禽，<sup>3</sup>《禮記·月令》等古籍所談到的猛禽，大多涵蓋在內。只是本文所論「鷹化為鳩」這類會變化的猛禽，主要是指會遷徙的猛禽，尤其是體型較小的隼科與鷹科猛禽，隼科二屬 13 種中，如游隼(*Falco peregrinus*)、灰背隼(*Falco columbarius*)、紅隼(*Falco tinnunculus*)、燕隼(*Falco subbuteo*)、獵隼(*Falco cherrug*)等，以及鷹科的 21 屬 48 種中，如赤腹鷹(*Accipiter soloensis*)、雀鷹(*Accipiter nisus*)、灰面鵟鷹(*Butastur indicus*)、蒼鷹(*Accipiter gentilis*)等這類體型的秋候鳥、冬候鳥猛禽，與杜鵑科的夏候鳥體型相近，並較易於在黃河與長江流域的活動重疊區相混淆。<sup>4</sup>只是在談到「鷹乃學習」時，又難免將終年活動於一處的鷹科與隼科的留鳥也涵蓋其中了。

由於對於鳥類的主題情有獨鍾，在撰述了〈試釋《莊子·逍遙遊》「鯤

<sup>1</sup> 王夢鷗 (1976)，《禮記校證》，頁 532。

<sup>2</sup> 周何 (1998)，《禮學概論》，頁 120。

<sup>3</sup> 韓學宏 (2008)，《飛羽》230 期，頁 28-33。

<sup>4</sup> 張榮祖 (1999)，第二章，「動物分佈型、特化及分化中心」，第四節，「鳥綱」，頁 91-97。

化爲鵬」的主題後，<sup>5</sup>想進一步從「鳥化爲鳥」來深化原來有關「鯤化爲鵬」——「魚化爲鳥」的主題，因而選擇了《禮記·月令》這篇文章當中的「鷹化爲鳩」爲論述主軸，試圖廓清這方面的迷霧。並進而將《禮記·王制篇》等有關禽鳥變化的文字在此一併加以研析與討論。雖說〈月令〉與〈王制〉之編寫年代或許前後不一，不過，古人對於自然之觀察是代代相承，很難加以切割，本處以前後一貫之觀點視之，以期併湊出古人對於「鷹、鳩」變化的理解。

《禮記·月令》當中提及有關禽鳥變化的文字有以下數段，這些文字將是本文論述的根本所在。

### (1) 《禮記·月令》有關「鷹化爲鳩」的文本

- (a)「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 (b)「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 (c)「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 (d)「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 (2) 《禮記·月令》其他有關禽鳥變化的文本

- (a)「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爲鴛。」
- (b)「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sup>6</sup>
- (c)「孟冬之月，…雉入大水化爲蜃，虹藏不見。」

在論述相關文字時，我們也將旁及《禮記》其他篇章有關「鷹化爲鳩」等的記載，以及其他古籍中有關禽鳥變化的相關資料，以期能對古代有關「鷹化爲鳩」的鳥種作推敲，以及變化的現象作合理的解讀，試圖藉此來描繪出古代有關禽鳥變化的知識與觀念，協助古籍相關方面的研讀。

---

<sup>5</sup> 韓學宏 (2006)。

<sup>6</sup> 杭世駿 (1992)，頁 1837。

## 2. 《禮記·月令》中「鷹化爲鳩」的原有解讀與疑惑

在爲《禮記·月令》中的「鷹化爲鳩」找尋新的詮解之前，我們先回顧傳統學者對於這段經文所採取的觀點。

### (1) 「鷹、鳩」互化的原因

有關「鷹、鳩」互化的原因，注云：「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春天萬物欣欣向榮，「生育氣盛」，所以「鷲鳥」受春氣感化而爲鷹。在古人的眼中，鷹是猛禽、惡鳥，鳩是仁鳥、良禽。對於這種猛禽變爲良禽的現象，蔡邕以爲「鷹感秋氣，則喙鉤，善搏攫；鷹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鷲矣。」<sup>7</sup>亦即猛鷹、鷲禽受到春日生生不息的大環境所感化後，彎鉤的喙喙會變直，變成仁鳩、良禽。準此以論，《禮記·王制篇》所載：

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鳩化爲鷹」則會在仲秋天氣變寒之時出現，因爲肅殺的天氣開始了，所以仁鳩會「變而之不仁」的成爲嗜殺的猛鷹。

可見當日的學者在自然的觀察中，已經發現到「鷹、鳩」互化的奇特現象，只是在詮解這種形軀互變的「時候」觀時，顯得相當的保守與曲折難解。

### (2) 「鷹化爲鳩」的「爲」與「化爲」

鄭注對於「化」字的解釋，可以從他對「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句中有關「腐草爲螢」時，指出「或作「腐草化爲螢」，非也。」<sup>8</sup>，承此以下，許多註家都藉此申論「化爲」與「爲」的不同。《正義》引：

<sup>7</sup> 蔡邕 (1998)，《月令章句》頁 384。亦見引於《禮記集解》，頁 384。

<sup>8</sup> 鄭玄 (1979)，頁 206。

### 試釋《禮記·月令篇》的「鷹化爲鳩」

「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按《易》「乾道變化」，謂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sup>9</sup>

文中指出不管有無「舊形」，其舊形變改，不管是同類或是「非類而改」，都稱爲「化」。《正義》於「腐草爲螢」下又引：

「不云『化爲』，蔡氏云：『鳩化爲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sup>10</sup>

蔡氏所說，似是《禮記》文字當中，「化爲」有互化的意涵，而「爲」則是此化爲彼，而彼不復化爲此，即不會互化之意。<sup>11</sup>

至於王夢鷗云：「《呂氏春秋》此句作「腐草化爲蜃」。劉師培云：『「化」是古之「爲」字，此言「爲」而不言「化」，則亦知蜃非腐草變來的了。』」<sup>12</sup>則指出了「化」與「爲」雖是古今字，卻又不盡相同，「化」具有「變化」之義。雖然具有新時代的科學認知，好像鄭玄知道蜃不是由腐草變化而來。不過，揆諸〈月令〉諸段提及「化爲」、「化」的相關文字意涵，又似乎不盡相合。

### (3) 《禮記·月令》的「鷹乃祭鳥」

有關《禮記·月令》的這段文字：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sup>9</sup> 朱彬 (1996)，《禮記訓纂》，頁 233。

<sup>10</sup> 同註 9。

<sup>11</sup> 孫希旦 (1984)，《禮記集解》，頁 415。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真鷹可習矣。」其中張逸所云「鷹雖爲鳩」，即少去了「化」字。

<sup>12</sup> 王夢鷗 (1980)，《禮記今註今譯》，頁 220，註四。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氏誘曰：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祭鳥。」<sup>13</sup>

指出了祭鳥的意義在於鷹獵食小鳥時，了解到有「祖先」在上，所以獵鳥以祭祖先後，不會盡食其肉，人君取以為法，所以人君行刑之時，戮之而不會再行以酷刑等虐待，以示仁心。

這樣的解釋雖然合於仁君的禮儀，不過，卻不盡符合鷹隼獵食的習性，另外，前述「鷹化為鳩」，並被後來註家延伸出不云「鳩化為鷹」，是對於「仁至於不仁」的一種微言隱語，似乎與鄭注所說這是人君效法的對象有些相捍格。有待我們進一步找尋新的合理詮解。

#### (4)《禮記·月令》的「鷹乃學習」的傳統詮解

除了「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以外，還有這幾段文字提及「鷹」：

- (a)「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 (b)「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鷲，四鄙入保。」

這兩段文字應該與《禮記·王制篇》的文字「鳩化為鷹」相參看：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其中，〈王制〉篇的「鳩化為鷹」補足了〈月令〉篇所說「鷹化為鳩」的詞意，完整的說出了「鳩、鷹」互化的現象。〈月令〉這兩段文字的敘述都與

---

<sup>13</sup> 同註 11，頁 425。

〈王制篇〉的記載相呼應，而司裘注云：「中秋，鳩化爲鷹」<sup>14</sup>，亦即鳩在秋日化爲鷹，若是季夏行冬令之時，則「鷹、隼」等自然早已變爲鷲鳥。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已悄悄細分「鷹」爲「鷹」、「隼」，可見「鷹」並非只有一種。

而上述的第一段文字「鷹乃學習」即造成了歷來註家的困擾：既然鳩在春日出現，鷹在秋日出現，那夏日何以會出現「鷹」呢？先來看看孫希旦《禮記集解》於「鷹乃學習」後所引的這段精采的對話：

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真鷹可習矣。」<sup>15</sup>

焦氏看出了〈月令〉這段文字的矛盾與啓人疑竇之處，六月爲何會有「鷹學習」的出現與記載呢？張逸只回答了「鷹化爲鳩」以外，另外還有「真鷹」可供學習。並沒完全了解這整個問題：既然春秋是「鷹、鳩」互化的季節，爲何夏日會有鷹的繁殖，以及雛鷹的出現呢？是「鷹、鳩」互化以外，另有別種鷹的存在？這些都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或者由此而解開「鷹、鳩」互化的秘碼所在。

這隻要學習的「鷹」，一般詮釋爲「雛鷹」，王夢鷗先生按語云：「二月鷹化爲鳩，此時復有鷹者，當指雛鷹。」<sup>16</sup> 避開了雛鷹學習對象的「真鷹」問題。因爲牠所學習的對象，必然是親鳥，這親鳥也必然是成鳥，因此，「鷹」已經在夏日出現，而不必等到秋日了，直接衝擊了「鳩、鷹」在春、秋互化的觀點，也開啓了舊解的疑惑與新詮的可能。

##### (5)「鷹化爲鳩」後的嘴、眼變化

「鷹化爲鳩」的過程中，除了羽色相近沒有特別說明外，古人已觀察到

<sup>14</sup> 李學勤 (2001)，《禮記正義》，頁 552。

<sup>15</sup> 同註 11，頁 415。

<sup>16</sup> 同註 12，頁 220，註三。

彎鉤的鷹喙，與柔直的鳩嘴間的差異。蔡邕以為<sup>17</sup>，猛鷹受到春日生生不息的大環境所感化變成仁鳩，連鉤嘴也化為柔喙了。

眼睛方面，《爾雅翼·鳩鳩》引〈月令〉「仲春鷹化為鳩」後云：「其目猶如鷹，故曰：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猶識，猶憎其目。」指出了「鷹化為鳩」後，鷹眼與鳩眼還是相似而沒有改變。<sup>18</sup> 成為「鷹化為鳩」的證據之一。

### 3. 其他古籍「鷹化為鳩」的相關記載

#### (1) 有關中國古籍的記載

首先，我們看《夏小正戴氏傳·卷一》「鷹則為鳩」下引傳云：「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汲冢周書·時訓解》也說：「鷹不化鳩，寇戎數起。」<sup>19</sup> 指出這種節候變化的不盡其辭，或是不順其時，都有災禍與深義存在，似乎指這段文字具有《春秋》微言大義一樣的春秋之筆，顯然是過度引伸了。「蓋二者任意節略，但亦可見《周書》與十二月紀之文，互相祖述，本無以異，唯《周書》特揭出二十四氣之名稱耳。」<sup>20</sup> 可見古籍的記載是互相祖述而成，詳略不一，宜相互參看，卻不宜以此詳略而求其微言大義。王夢鷗先生說得好：

茲按《月令》…析「一時」為三月，故本為概括於一時者，十二月紀必複述三次，而用同義之異辭以記之。亦因是故，所謂「咎徵」，等是方士之信口開河，茲另詳於下章。<sup>21</sup>

<sup>17</sup> 同註 11，頁 384。

<sup>18</sup> 《禽蟲典·鳩》，收於《古今圖書集成》，頁 287。

<sup>19</sup> 清·徐乾學等輯，清·納蘭成德校刊 (1680)，頁 18897。

<sup>20</sup> 引自《太平御覽》卷 921「仲春之月鷹化為鳩。」王氏按云。

<sup>21</sup> 同註 1 引書，頁 573。



所謂「咎徵」，等是方士之信口開河，所以不值細論。《列子》載云：

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

又曰：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若鷓；七者再變，若鷓；九則變之道究窮，將復爲一，故若鳩，此鳩所以從九也。布穀復爲鷓，則九復變爲一之道也。

可見《列子》所載已將「鳩化爲鷹」的變化變爲「鷓、鷓、布穀」等三鳥以上的變化，將「鷹」改稱「鷓、鷓」，或許就是如〈月令〉般將「鷹」歧爲「鷹、隼」吧。《淮南子》亦載云：

黿化爲（敦鳥），（敦鳥）化爲鷓，鷓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鷓，順節令以變形也。

與《列子》一樣將「鳩化爲鷹」的變化變爲「（敦鳥）鷓、鷓、布穀、黿」等魚鳥的變化，除了將「鷹」改稱「鷓、鷓、（敦鳥）」外，又加入了水中的「黿」，似乎又結合了《莊子》等古籍中有關「魚化爲鳥」的說法了。<sup>22</sup>《爾雅翼·鳴鳩》曾載：

鳴鳩，一名鷓鷓。又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鳩之字從九，蓋與鷹、鷓更相禪化。

這是布穀禪化爲鷓鷓的另一例。可見「鷹化爲鳩」的說法是存在於多種古籍

<sup>22</sup> 同註 5，詳參韓學宏（2006）〈黿化爲鷓〉一文。

中。《汲冢周書·時訓解》又載：

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sup>23</sup>

同樣補足了〈月令〉未述及「秋則鳩化爲鷹」的文字。《毛詩陸疏廣要·馱彼飛隼》云：

隼，鷓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爲隼。<sup>24</sup>

據此，春日化爲布穀（「鳩」）的「鷹」，似乎是鷓屬的隼，又有許多異稱了。此外，《本草綱目·斑鳩·集解》所載：

掌禹錫曰：斑鳩是處有之。春分化爲黃褐侯；秋分化爲斑離。黃褐侯，青離也。宗爽曰：斑鳩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大者，有小者，雖有此數色，其用則一也。常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變化。時珍曰：鳴鳩能化鷹，而斑鳩化黃褐侯之說，則不知所出處。<sup>25</sup>

這段文字證實了鳩與鷹一樣，都有許多的種類，並非只有布穀一種，李時珍雖然能謹守「鳴鳩能化鷹」之說，不過，對於「春分化爲黃褐侯，秋分化爲斑離。」的說法，其實也是演變自「鷹化爲鳩」的脈絡，則未去細究。宗爽之考察：「常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變化。」其實是具有實驗精神的，可惜沒有戳破「鷹化爲鳩」這個傳說。夏緯瑛於〈夏小正經文校釋〉云：

<sup>23</sup> 同註 14。

<sup>24</sup> 陸璣 (1998)，《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頁 786。

<sup>25</sup> 黃褐侯，李海霞 (2005)，頁 204。

鷹是猛禽之類，鳩是鳩鴿之類，二者都是候鳥，在一定的時候來，又於一定的時候去。在夏曆正月中，鷹去鳩來，彼時人們就以爲鷹變化爲鳩了。」六月「鷹始摯」，是說明鷹開始凶鷲殺鳥。<sup>26</sup>

這樣的詮解又將鳩是布穀的說法推翻，將鳩是杜鵑科的「布穀」類與鳩鴿科的「鳩鴿」類相混淆，離「鷹化爲鳩」的確解又更遙遠了。

此外，明代劉基的《郁離子》亦有提及〈鷹化爲鳩〉的故事，指出山鷹變爲鳴鳩後，羽毛爪嘴都像鳩，聲音卻仍作鷹鳴，眾鳥起初懼怕，最終見其爪嘴似鳩而非鷹，遂群攻而逐之。一樣是將「鷹化爲鳩」的傳說加以故事化。<sup>27</sup>

## (2) 有關外國古籍的記載

揆諸西方，會發現西哲也有類似的觀念，共有兩處有這樣的記載：

### (a)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的觀點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即曾因爲紅尾鴝(Phoenicurus phoenicurus)與歐亞鴝(Erithacus rubecula)的體型與羽色相近，出現的季節相交錯，而認爲紅尾鴝在冬季會變成歐亞鴝的樣子，即兩種鳥在當時被誤爲是一種，以爲歐亞鴝是紅尾鴝的冬羽。<sup>28</sup>

### (b) 《伊索寓言》的鷹化爲杜鵑

在《伊索寓言》中，杜鵑曾詢問爲何其他小鳥會遠離牠？眾鳥告訴杜鵑說是因爲牠在未來的某一天會變成老鷹。<sup>29</sup>其實，這個源自亞里斯多德的《動物歷史》的觀點。與前述中國古代有關「鷹化爲鳩」的觀點不謀而合。

<sup>26</sup> 莊雅洲 (1985)，頁 81，引〈夏小正經文校釋〉語。

<sup>27</sup> 張志烈、干天全 (1988)，頁 282。

<sup>28</sup> 冬羽，鳥類學名詞，即冬羽的羽色。一般上較爲黯淡，因爲這是牠們移棲他處，羽色黯淡較爲保全性命，而在求偶的夏季則羽色一般較爲亮麗，稱爲夏羽。本段說法引自 Peter Slater and R. McNeill Alexander (1993), pp.2-3。

<sup>29</sup> Laura Gibbs 譯 (2002)，附錄：“The Birds and the Cuckoo”，譯作〈布穀與眾鳥〉，fable 300，頁 145。

由上可知中國古代的候鳥觀念中，與西方古代的候鳥觀念一樣的貧乏與素樸，對於候鳥的南北遷徙觀念模糊。才會將外貌相似而交替出現的杜鵑鳥與小型的猛禽蒼鷹一類的候鳥相混同。

#### 4. 《禮記·月令》中「鷹化爲鳩」新的解讀方式

##### (1) 「鷹化爲鳩」與「鳩化爲鷹」現象的新解讀

現代學者孟昭連在論及昆蟲的「化生說」，指出「所謂蟲化，可以包括昆蟲化爲他物，他物化爲昆蟲，此種昆蟲化爲彼種昆蟲。」一般而言是偏向於「滋生、繁衍」的意涵。<sup>30</sup> 不過，用來說明「鷹、鳩」互化的真實情況時，又顯得有些隔閡。

「鷹、鳩」真的會互化嗎？「爲」與「化爲」區別真的如鄭玄等學者說的這樣重要嗎？答案都是否定的。〈月令〉所云「鷹、鳩」的關係實是交互「替換」的現象，不是交互「變化」的現象。因此，古人觀察到的現象應該作這樣的解讀：

「鷹化爲鳩」指的是在春天天氣回暖的時候，自然界所出現的鷹、隼等冬候鳥北返之後，杜鵑、布穀等夏候鳥會來到自然界當中。簡單的說，就是鷹、隼等秋、冬候鳥出現季節會變爲杜鵑、布穀等夏候鳥出現的季節。「鳩化爲鷹」指的是在秋天天氣變寒的時候，自然界所出現的杜鵑、布穀等夏候鳥，會往南飛返熱帶區，而北方遇寒的鷹、隼等冬候鳥會南來逐暖。簡單的說，就是杜鵑、布穀等夏候鳥出現的季節，會變爲鷹、隼等冬候鳥出現季節。<sup>31</sup>

<sup>30</sup> 孟昭連 (2004)，頁 2。

<sup>31</sup> 可參韓學宏 (2006)〈鴈化爲鵬〉一文，同註 3。「鷹化爲鳩」以及「鳩化爲鷹」其實是古人因爲杜鵑科以及鷲鷹科的鳥類羽色相近而產生混淆，進而以「變形」來解釋兩種鳥類。春日天寒，鷲鷹科鳥類的活動相較於秋季晴空猛禽候鳥的過境南飛，數量當然有差異，而杜鵑鳥則多爲夏候鳥，時間點上，正好與春末夏初出現的夏候鳥杜鵑以及秋季大量過境的猛禽類相印合，所以古人誤以爲兩類鳥種會在春秋二季變化形軀與習性。

翻檢《中國鳥類野外手冊》，中國大陸境內的 16 種中，四聲杜鵑(*Cuculus micropterus*)爲「1000M 以下低林地的常見夏季繁殖鳥，見於中國東北至西南及東南。」中杜鵑(*Cuculus saturatus*)爲「相當常見」的留鳥與夏季繁殖鳥，見於中國各地。大杜鵑(*Cuculus canorus*)爲「常見，夏季繁殖於中國大部分地區。」<sup>32</sup>「體型似隼而較小，棲息時兩翅上垂，叫聲「布穀」，又稱「布穀鳥」。」<sup>33</sup>

因此，〈月令〉所指的「鳩」與「鷹」都不是指涉鳥類學上的某「種」鳥，而是某「屬」，乃至某「亞科」或某「科」的鳥類，只要能在「杜鵑科」與「鷹科」鳥類中找到相對應的羽色相近的鳥種，都能充當「鳩、鷹」互化的新詮解。

## (2)「鷹化爲鳩」後的嘴、眼變化新解讀

由於沒有標本的鑑定、骨骼學等現代鳥類學的知識，古人其實只有站在羽色與外貌的角度來觀察與區分鳥類，自然與現代的分類不盡相同，使得有些現象的解讀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鳩、鷹」互化的觀點便是這樣的一種現象。

古人觀察在鷹喙的彎鉤，也觀察到鳩嘴的柔直。只是沒有意識到這兩種羽色相近，喙喙不同，食性迥異的鳩與鷹，其實是兩種不同科屬的鳥，不會相互變化。從分類混淆來說，只能說是鳥類知識的有限；若從外貌與習性觀察的角度來看，陸佃等古人無異的也是優秀的鳥類觀察家。

依據鳥類學的分類，「鷹科」鳥類「雌鳥大於雄鳥，嘴尖而彎曲成鉤狀，上嘴先端無齒突，但稍後處具有圓形垂狀突，嘴基蠟膜或被以羽鬚。」

而「杜鵑科」鳥類「嘴長適中而強，嘴峰稍向下曲，不具蠟膜也不具鉤。…雌雄大都相似。」<sup>34</sup>

至於眼色上，雀鷹與蒼鷹的幼鳥虹膜是黃色的，蒼鷹成鳥的虹膜則爲

<sup>32</sup> 約翰·馬敬能、卡倫·菲利普斯、何芬 (2000)，頁 86。

<sup>33</sup> 高瑋 (1995a)，《鳥類分類學》，頁 177，原來「布穀」誤植爲「布穀」。

<sup>34</sup> 同註 33，分別見於頁 100、175。

紅色，紅隼的虹膜為褐色。四聲杜鵑與中的虹膜為紅褐色，黃眼圈。<sup>35</sup> 可見眼色相同是這些鳥類的原貌，並非因為沒產生變化的緣故。應該說這些精準的野鳥觀察卻造成了古人錯誤的解讀與聯想。

### (3)「鷹乃學習」的新解讀

回頭檢視孫希旦《禮記集解》於「鷹乃學習」後所引的文字，焦氏看出了「鷹鳩互化」說法下，六月出現「鷹乃學習」的矛盾。一如張逸所云：六月還有「真鷹」可供學習。但是卻也無形中推翻了「鷹鳩互化」的說法，因為「真鷹」是存在於自然中，也就是鷹科與隼科的猛禽中有終年活動於同一處的留鳥的存在，也存在著親鳥哺育雛鳥與教導亞成鳥的現象，所以這種「鷹乃學習」的現象是合於節令的。只因要合理化詮解「鷹鳩互化」的道理時，反而使現實自然中所出現的「真鷹」以及「鷹乃學習」的現象好像是矛盾不通的。其實應受質疑的是「鷹鳩互化」的說法，而非「鷹乃學習」的現象。

既然沒有「鷹鳩互化」的自然現象，「鷹乃學習」中那隻在學習的鷹，可以指的是留鳥或是秋候鳥、冬候鳥中的亞成鳥，而被模仿與學習的鷹，則是成鳥或親鳥。因為不管是留鳥或候鳥，離巢前的亞成鳥都會隨著親鳥覓食或遷徙的親鳥學習獵食的技巧。依據《中國鳥類野外手冊》記載，中國大陸的鷹亞科共有 48 種，部分為候鳥；隼科 13 種中，有兩種為候鳥。其中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是「甚為常見留鳥及季候鳥。…北方鳥冬季南遷至中國南方包括海南及台灣越冬。」<sup>36</sup>而雀鷹 (*Accipiter nisus*) 與蒼鷹 (*Accipiter gentilis*) 等都在「冬季南遷至長江以南越冬。」<sup>37</sup>

因此，中原地區在夏季所見之「鷹」，大多為留鳥或夏候鳥，相較於秋、冬之際為了避開惡劣氣候而南遷覓食，成群盤旋而上與盤旋而下，成千上萬，遷徙時蔚然如流水的「鷹河」，數量自然較少，這些體型較小的猛禽，

<sup>35</sup> 同註 32，依次見於頁 193、200；頁 86、87。

<sup>36</sup> 同註 32，頁 200。508 紅隼條。本處圖鑑所載鷹科與隼科種類較註 3 處所引資料較新，所以隼科與鷹科各增加了 1 種。

<sup>37</sup> 同註 32，頁 193。487 雀鷹條、488 蒼鷹條。原條文下細分各亞種，本處以大體言之。

盤旋時間較短，因此「鷹乃學習」若是指鷹不善盤旋而急起急落，則指的是成鳥；若是指雙鷹在前後或上下抓腳旋轉，也可能是的求偶的動作；當然，也有可能是亞成鳥剛離巢時，親鳥教授飛翔與獵食的技巧。<sup>38</sup>

#### (4) 「鷹乃祭鳥」、「鷹隼早鷲」的新詮解

鄭玄注〈月令〉指出「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sup>39</sup>《集解》又引郭景純曰：「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曰「示有先也」。」這樣的解說其實與前述「鷹感秋氣，則喙鉤，善搏攫。」<sup>40</sup>的觀點是相矛盾的，既是猛鷹、鷲鳥，自是行其肅殺之意，而且被視為「惡禽」，怎會有「示仁」之舉呢？若是原有這「示有先」之德，又何必說仲春之時「以生育氣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

證諸《大戴禮·夏小正》所云：「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這種入秋屬於嗜殺之猛禽，只有在春季時才有「善變而之仁」的仁禽表現，同樣的不認為入秋之「鷹」是具有仁德之鳥。

因此，入秋之時，「鷹乃祭鳥」其實就與春季之時一樣，都是鷲猛肉食的，形軀上不會「鷹鳩互化」，食性上當然也不會有「仁惡」之別。所以「鷹乃祭鳥」應該說是鷹群是屬於猛禽，在覓食的習慣上，有些只取食內臟部分便加以丟棄，不會將獵物的肉取食殆盡，看來好像「祭鳥」一樣，其實與「人君行刑」及「示有先也」的德性無關。「鷹隼早鷲」也只能說是指鷹、隼生性就是猛禽，氣候寒暖變化早晚只與遷徙時間相關。

今日鳥類學依活動時間將猛禽分爲日行性猛禽（鷹科、隼科等）與夜行性猛禽（鴟鵂科等）。孟秋時，「鷹乃祭鳥」，因為北方氣溫開始驟降，乃至

<sup>38</sup> 蕭慶亮 (2001),《台灣賞鷹圖鑑》，頁 31-34,「獵禽的繁殖」單元。

<sup>39</sup> 同註 9, 卷六, 頁 258。

<sup>40</sup> 同註 11, 皆見於頁 384。

下雪，鷹群爲了覓食，成了秋候鳥往南遷徙。有些停留在大陸南方，有些南飛至台灣及東南亞。

在閱讀了「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鷲」與「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這兩段文字時，還應該指出，〈月令〉只指出了天候變「寒涼」後鷹隼的出現與遷徙，《鳥類》一書還提醒讀者：「這裏必須指出，鳥類的遷徙並不只是爲了避寒。它與食物有更密切的關係。」<sup>41</sup>指出了〈月令〉本段文字的描述其實是著眼於季候環境的改變而進行遷徙。

以野外的觀察經驗來看，我們曾發現兩次蒼鷹與紅隼等猛禽在獵食賽鴿時，只食用牠的內臟，而將整隻獵物棄置在路旁，推敲判斷的結果，有三種可能，其一是獵食者嗜食獵物的內臟；其二，獵食者並未饑餓到能吃下整隻獵物；其三，初學獵食的一齡或二齡鷹還不會純熟的剝食有羽毛保護的獵物，所以只食用內臟後棄置。總之，認爲這樣的棄置的現象當作是獻祭而「不必盡食」，或是「四面陳之」的「祭鳥」行爲，雖說也算是觀察到猛禽的獵食行爲，只是在解說上太過於禮教化而不貼近於自然的原貌。

## 5. 結論

眾家《禮記》的註家中，鄭玄是被奉爲圭臬的，鄭注認爲「鷹化爲鳩」等幾段經文「皆記時候也」<sup>42</sup>，所以在各段文字注語首句皆同，可說一語中的。這些記載物候的文字，尤其是本文所說的「鷹化爲鳩」，其實是一種「時候」的表徵。所謂時候，就是「季候」、「節候」的意思。只是這種變化的細部情形與根本原因，受限於時空的關係，鄭注無法充分解讀。莊雅洲指出：「雀化爲蛤，…與鷹化爲鳩同爲古人觀物未審的謠言。」<sup>43</sup>

<sup>41</sup> 當然，作者也指出「但也有一些北方的鳥類會在食物尚未短缺時就離開。」高瑞武譯（1977），頁 105。

<sup>42</sup> 同註 8，頁 189。

<sup>43</sup> 莊雅洲（1985），頁 86。11 雀：九月：「雀入于海爲蛤。」條



在古籍無法解讀或不可解之時，至少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認為是古人觀察不清，不科學，是「謬論」，或者說是純想像之詞。另一種可能正顯示我們對於古籍的不解。

鳥類學者高瑋指出，「鳥類遷徙從古以來就引起人們的注意，早在希臘時代亞里德就做過有關遷徙的正確觀察。他指出秋分以後鳥類由寒冷的國家飛向臨近的地方，有時飛向更遠的地方；也曾寫過燕子、鶉、椋鳥和其他鳥在冬季不離開故鄉，而藏在樹穴或樹洞中，甚至說某些鳥如兩棲和爬行類一樣進行冬眠，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理解。」<sup>44</sup>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禮記·月令》所說的「鷹化爲鳩」所傳達的，便是當日對於鳥類遷徙現象的理解，我以為不應該從「古人觀物未審的謠言」去理解，而應該說古人已經觀察到鳥類在不同的季節會消失的遷徙現象，只是古人在有限的資訊與工具可以使用下，以為鳥類會進行變化以渡過寒冷的冬天。

可見這種形軀變化的候鳥觀或昆蟲觀在古代的中外學者當中是普遍存在的觀點，只是我們沒有相關的鳥類學知識，所以一直無法進一步理解古籍當中的相關記載。

這種不可解的無奈，經過上述從鳥類學的角度，候鳥遷徙的角度來探索之後，可知這是古代的候鳥觀，包括《禮記·月令》的「鷹化爲鳩」、「爵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化爲蜃」、「田鼠化爲鴛」、《莊子·逍遙遊》的「鯤化爲鵬」等，無一不是古代素樸的候鳥觀念。孟昭連引述《禮記·月令》「鷹化爲鳩」的相關文字後說：

這裏的「化」，更傾向於變化、轉化之意，是一物轉化爲另一物。是如何轉化的呢？這裏語焉不詳，只提到了季節的變化，有仲春、季春、季夏、季秋、孟冬五種，似乎再也沒有別的因素。

---

<sup>44</sup> 高瑋 (1995b)，《鳥類生態學》，頁 165。

孟氏進而指出，這種說法「不免陷入了唯心主義」<sup>45</sup>孟氏其實已經看到了《禮記·月令》這段文字所提供的訊息，也歸納出這當中五種節候「仲春、季春、季夏、季秋、孟冬」的特點，卻沒有就此而導出「鷹化爲鳩」與候鳥的關係，殊爲可惜。

經由以上的論述，可知這種物種互相變化的觀念，來自於古代對於隨著寒暖氣溫變化而南遷北返的動物出現與消失的不甚了解，尤其是長了翅膀的候鳥，較之冬眠的哺乳動物更難以釐測。

借用孟昭連先生在研究蟲文化的觀點：「而化蟲的種種說法，就是人類在某一階段認識自然的產物。」<sup>46</sup>的確，「鷹化爲鳩」等正可說是「人類在某一階段認識自然的產物。」確切的說，是在認識候鳥遷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模糊觀念。

因此，有關「鷹、鳩」互化的原因，並非如古注所云：「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其實是古人觀察到當日鳥類遷徙過程中，鳥種變化的自然現象的理解，「鷹化爲鳩」指的是在春天天氣回暖的時候，自然界所出現的鷹、隼等冬候鳥北返之後，杜鵑、布穀等夏候鳥會來到自然界當中。簡單的說，就是鷹、隼等秋、冬候鳥出現季節會變爲杜鵑、布穀等夏候鳥出現的季節。「鷹化爲鳩」則剛好相反，道理相同。

「鷹化爲鳩」當中的「爲」與「化爲」並非如鄭玄等學者所說有大差異，其實「爲」與「化爲」指的是「鷹、鳩」關係的交互「替換」的現象，不是交互「變化」的現象。

其他有關「鷹化爲鳩」所產生的因爲良禽變化猛禽的諸多解說，如「鷹化爲鳩」後的嘴、眼爲何變化、「鷹乃學習」等的詮解，明顯的受到時代的限制，只有從自然的角度來看待「鷹化爲鳩」的現象，從候鳥遷徙的角度，爲《禮記·月令》當中「鷹化爲鳩」作新詮解，才讓〈月令〉重新回歸到它指涉的各個月份的節候觀當中。

---

<sup>45</sup> 同註 30，頁 3。

<sup>46</sup> 同註 30，頁 6。

## 參考文獻

- 東漢·蔡邕：《月令章句》(京都：中文出版社，1998年《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冊8)。
- 東漢·鄭玄：《禮記鄭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
- 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京都：中文出版社，1998年《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冊2)。
-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
- 清·徐乾學等輯：《夏小正解》(臺灣大通書局，1969年《通志堂經解》，冊33)。
- 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臺北：明文書局，1992年，冊4)。
- 清·蔣廷錫等：《禽蟲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古今圖書集成》，冊515)。
- 王夢鷗 (1976)，《禮記校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 王夢鷗 (1980)，《禮記今註今譯》，臺北：中華書局。
- 朱 彬 (1996)，《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
- 李學勤 (2001)，《禮記正義》，臺灣古籍出版社。
- 周 何 (1998)，《禮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
- 孟昭連 (2004)，《中國蟲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 約翰·馬敬能、卡倫·菲利普斯、何芬 (2000)，《中國鳥類野外手冊》，湖南教育出版社。
- 孫希旦 (1984)，《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高 瑋 (1995a)，《鳥類分類學》，中臺科學技術出版社。
- 高 瑋 (1995b)，《鳥類生態學》中臺科技出版社。
- 高瑞武譯 (1977)，《鳥類》，紐約：時代公司出版。
- 張志烈、干天全主編 (1998)，《寓言精華》，四川：巴蜀書社。
- 張榮祖著 (1999)，《中國動物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
- 莊雅洲 (1985)，《夏小正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黃褐侯，李海霞 (2005)，《漢語動物命名考釋》，四川：巴蜀書社。

蕭慶亮 (2001)，《台灣賞鷹圖鑑》，臺中：晨星出版社。

韓學宏 (2008)，〈中國古代的猛禽〉，《飛羽》，230，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發行。

韓學宏 (2006)，〈試釋《莊子·逍遙遊》「鯤化為鵬」——從鳥類學的角度〉，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第 12 屆系所友學術研討會論文。

Laura G. (2002), *AESOP'S FABLES*, Oxford University.

Peter S. and R. McNeill Alexander (1993), *The encyclopaedia of animal behaviour and biology*, Andromeda Oxford Limiter.

**A Study of “The Eagle Turned into Cuckoo” at  
*Book of Rites***

Shok-Fun Hon\*

**Abstract**

In an early theory of Aristotle, redstarts can turn into robins in the winter. *Book of Rites* also mentio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rds. For example, the eagle turns into a cuckoo in the spring and transforms back to what it was in autumn. To provide a modern point of view for these descriptions,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ehavior of bird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descriptions were probably resulted from the faulty observations of bird migration by ancient people.

**Keywords:** *Book of Rites*, “Yueling”, Bird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of birds, the eagle turns into a cuckoo

---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Hon15@mail.cgu.edu.tw.